

梦断紫禁城

下

北京出版社

隆东琛洲继
万浩海延
郑刘王王张

著



北京出版社

梦断紫禁城 下

郑万隆
刘浩东
王琛
王海洲
张延继

著



第二十一章

王杰在朝房等候晋见，他已经等候多时了。和珅匆匆进来了。王杰说：“和大人怎么才来？我在这儿直着急，生怕你还没到皇上就召见！”和珅拱手说：“抱歉！抱歉！被一些琐事绊住了！”王杰对和珅说：“我正要问你……”

突然一位大内侍卫大声传旨：“皇上有旨！宣和大人、王大人进宫晋见！”王杰也顾不得问了，连忙与和珅整衣敛衽，向皇宫内走去。

和珅和王杰沿着皇宫内通道快步走着。和珅小声问王杰刚才想问他什么，王杰问：“听说恒家兄弟想堵你的嘴？”

和珅说：“你指的是什么？”

王杰说：“你建新府，他们出了不少力吧？”

和珅回答：“谣传！没有的事！”

王杰说：“和大人不要误会！我知道这事你事先不知道，不能怪你。我的意思

是，只要你能据此再参劾他们兄弟一次，这两个蛀虫就彻底被扳倒了！”

和珅说：“你不要听信谣传！没有的事，我凭什么参劾他们？”

王杰有些心急地说：“和大人！你可不要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就放过这次良机！”

和珅不高兴地说：“越说越不像话了！凭据何在？”

王杰说：“我听说……”

和珅打断他的话，说：“道听途说你就信以为真？我从没拿过他们兄弟一个子儿！”

王杰说：“和大人！我没有挑你的不是的意思！只要说清楚了，皇上不会怪罪你的！”

和珅警告道：“哎，待会儿在皇上面前你可别瞎说啊！否则，我让你下不来台，你可别怪我！”

王杰问：“和大人！你难道在乎他们给你的甜头？”

和珅郑重地说：“别再捕风捉影了！在皇上面前说话要慎重！”

养心殿里，王杰与和珅进门就跪下磕头。乾隆说：“二位爱卿平身！”王杰、和珅同时说：“谢皇上！”

乾隆说：“你们在扬州查案的事情，青莲已经禀报给朕了，赈粮案处置得当，朕十分满意！你们如此行事，让朕备感欣慰！鄂桂与李侍尧同是朕的重臣，本应相得益彰，可这两个人始终是水火不能相容！朕曾经多次训诫他们同心协力，可意气之争最终使他们两败俱伤。你们两人是朕的股肱之臣，能从他们身上汲取教训，真乃朝廷之大幸也。”

和珅连忙拱手，说：“皇上对奴才如此期待，奴才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报答皇上！”见王杰不动，他连忙抻抻他的衣襟小声催促道：“快向皇上谢恩呀！”

王杰哼了一声甩开他的手，说：“皇上，臣不敢与和大人相提并论。”

乾隆问：“哦？此话怎讲？”

王杰说：“臣与和大人不一样。”

乾隆说：“既然你说不一样，那你就给朕一个解释吧。”

和珅暗暗碰碰王杰，王杰不理，答道：“臣与和大人站在一起，恰似一个成语。”

乾隆问：“什么成语？”

王杰说：“至于这成语嘛，臣斗胆请皇上猜上一猜。”

和珅叫道：“大胆，王杰你身为臣子，怎么敢给皇上出难题？你，你，你这是以下犯上。”

乾隆摆手制止和珅，说：“王杰既然出题，朕也不能不应！”

王杰一笑，说：“臣如有冒犯，请皇上恕罪。”

乾隆了然于心，微微一笑，说：“你与和珅站在一起，这成语嘛，朕以为是泾渭分明，王杰你看如何？”

王杰没想到皇上知道一切，很有点意外，高呼：“皇上圣明！”和珅有点心虚，问王杰：“王杰你什么意思？咱们二人谁泾谁渭？”

王杰说：“谁泾谁渭，皇上心里早已清清楚楚。”

和珅说：“皇上清楚，那是自然，天下岂能有皇上不清楚的事？我现在是问你王杰，你给我说，泾是何意？渭又作何解释？你说呀？”

乾隆说：“好了，好了，和珅你不必问了。你们二位可以泾渭分明，但绝不能水火不容，如果贪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内耗内斗，误了朝廷大事，朕决不宽恕！”

和珅说：“奴才谨记皇上教诲，不敢辜负圣恩！”

王杰说：“臣不敢辜负圣恩！”

和府客厅里，吴省兰把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递给刘全，刘全小心地打开一看，这是一颗很大的夜明珠，惊讶得眼珠都瞪出来了。

吴省兰说：“这是江浙总督恒大人送给和大人的礼物。”

刘全说：“恒春可真舍得，哎哟！这么大的夜明珠！我可是开了眼了！就是皇太后那颗也没这么大呀！”

他正在惊奇，冯月瑶的侍女小红进来倒茶。刘全连忙把夜明珠收了起来，小红似乎无意地瞟了一眼，不动声色地出去了。

刘全向吴省兰解释道：“我们家夫人为人谨慎，这么贵重的宝贝，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不让和大人收，吴大人，这件事，你知我知，和大人知，就是不能让夫人知道了。”

吴省兰说：“我在官场都混这么多年了，这点道理岂能不懂？你快快收起来，免得被人瞧见平添麻烦。”

刘全把东西又包起来。

小红回到冯月瑶房间，冯月瑶连忙问：“吴大人来到底是干什么？”小红回答：“我看见吴大人好像是送了什么东西给刘管家，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冯月瑶一听就担心起来，说：“走，过去看看！”

吴省兰走了，刘全又忍不住拿出那个大珠来欣赏，冯月瑶闯了进来。刘全慌忙收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藏了，他拿着夜明珠不知所措。

冯月瑶问：“刘全！那是什么东西？”

刘全胆怯地看着冯月瑶的脸色，吞吞吐吐地说：“是，是……这是江浙总督恒大人送给老爷的夜明珠，老爷不在家，奴才就替老爷先收下了。”

冯月瑶皱起眉头，说：“刘全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擅自做主替老爷收受贿赂！你这是害咱们家老爷！你知不知道？”

刘全说：“奴才知罪了。”

冯月瑶说：“这不是一句知罪就能过去的！老爷现在在哪儿？你快去把他找回来，你今天要当着老爷的面把这件事说清楚！”

和珅和王杰正在茶馆喝茶。和珅沉着脸，问：“王大人！你在皇上面前说泾渭分明是什么意思！今天你在这儿跟我说清楚

了，谁泾谁渭？”

王杰看和坤不依不饶，试图调节气氛，笑笑说：“和兄何必动怒？泾渭分明可是皇上的金口玉言！”

和坤说：“那我也有一个成语奉送王大人，狐——假——虎——威！你也是熟读圣贤书的人，何必作小人得志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王杰不笑了，认真地说：“和兄此言也不差，的确是想借此讽喻之辞向和兄进逆耳忠言。想当初我们在泰安一见如故，最让小弟敬佩的就是和兄立誓要像鄂中堂那样臣心如水。窃以为，和兄所言之水当是清水而非浊水。可小弟觉得近几年来，其水正由清而浊，由浊而黑，大不似从前了，所以才以泾渭之别来提醒和兄。冒犯之处还望见谅。”

和坤不耐烦地摆手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再抱着臣心如水就是迂腐之至了！你别提鄂中堂还罢，一提鄂中堂就叫我寒心！堂堂首辅，一国之相啊，最后竟落到那般地步，这就是臣心如水的结局！你难道还要我步其后尘？不妨告诉你，我就是从那一刻顿悟的！步入官场，就要做有权有势的人物，就要臣门若市，就要呼风唤雨！否则鄂中堂就是先例！此时还拿什么泾渭清浊来旁敲侧击，何异于黄口小儿之见识！”

王杰愕然看着和坤，半天才说出话：“本以为我们还算志同道合，如此看来，早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是愚不可及了！”

和坤说：“你虽声言不再引我为同道，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你要想做清流，终身相守，但最终未必就能得到这个‘清’字！”

王杰笑了，说：“和大人不必危言耸听，王杰矢志不渝。”

和坤说：“那是，就想想鄂桂的结局吧！”

刘全匆匆进来对和坤说：“老爷！夫人让你即刻回府！”

和坤、王杰讪讪起身，互相瞪了一眼。

和坤、刘全坐着马车向和府方向驶去。和坤责备刘全道：“愚蠢之至！这件事你们怎么让夫人知道了？”

刘全惶恐地说：“小红进来倒茶，我没来得及藏，就……不过夫人问我的时候，我说是我自己做的主，不关老爷的事，夫人好像是信了。”

和珅消了点气，说：“算你机灵。那颗夜明珠怎么样？”

刘全兴奋地比划着说：“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夜明珠！”和珅听着笑了。

和珅回到家，冯月瑶还气呼呼地在客厅里等他，一见面就站了起来。和珅问：“夫人，什么事这么急呀？”

冯月瑶不满地看着刘全，说：“你让刘全自己说！”

和珅佯怒，说：“大胆刘全，你竟敢惹夫人生气！快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刘全装着不敢看他，嗫嚅道：“江……江浙总督恒大人请吴大人给老爷送来一颗夜明珠，奴才没请示下老爷，就……就擅自做主收下了……”

和珅说：“刘全呀刘全，你好大的胆子！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陷我于不义！我是朝廷命官，怎么能收人贿赂呢！要是让哪个正愁无本可奏的官员抓住把柄，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刘全，你想害死我呀！”和珅捶胸顿足。

刘全跪下磕头，带着哭腔道：“老爷！奴才没见识，不懂得这般利害，老爷恕罪！”

和珅说：“你也跟随我多年了，连这点利害都不懂！让我怎么说你！”

刘全连连磕头，说：“老爷、夫人恕罪，小的再不敢了！”

和珅见冯月瑶已有不忍之色，就叫：“来人！上家法！把刘全拉出去重责一百！”

两位家人进来，架起刘全。刘全挣扎哀号：“老爷饶命！夫人饶命！”

和珅说：“打，不打没记性！”

刘全说：“老爷，我有记性了，再不敢了！”

冯月瑶看不下去了，对和珅说：“算了吧，老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他也是一时糊涂！再说，”冯月瑶压低声音，“要是让他失尽颜面，以后这家里他就没法管事了！”

和珅作醒悟状，说：“也是啊！这个家少了他还真不行！好吧！”他提高声音道，“看在夫人的面子上，且饶你一回！下次再这样，定打不饶！”

刘全说：“谢夫人！谢老爷！奴才再不敢了！”

和珅说：“好了好了，都退下去吧！”

刘全等退了出去，只剩下和珅夫妇。和珅作为难状，说：“你看这夜明珠……”

冯月瑶说那还有什么好说的？退回去！“已经送上门的东西怕不好退吧？将心比心，要是咱送东西给别人，别人又给退了回来，那还不跟掌咱的嘴一样，多丢面子！恒春、恒善兄弟权倾一方，什么事都做得出，不给他们留面子，这兄弟俩反而会到皇上那里诬告咱们，珠子在咱手里，咱们如何说得清！再说中间还夹着吴大人，他是我的业师呀！连他的面子都不给，就有点欺师灭祖了！”和珅说。

冯月瑶被他吓住了，紧张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和珅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就是个烫手的山药，恐怕咱也得收着了！你说是吧？”

冯月瑶说：“那咱只有收着了？那你要答应我，下不为例！”

和珅痛快地答应：“下不为例！”

王杰回到家里，妻子菊仙一脸愁容地迎了上来，说：“老爷，你可回来了！”王杰问：“出什么事了？”

菊仙说：“家里的粮食都快断顿了。明天，这十几口子就没了的吃了。”

王杰说：“我的俸银不都给你了吗？家里的事你来安排，粮食该买你就买，不用问我。”

菊仙说：“你的俸银已经花光了。”

王杰问：“怎么花得那么快？”

菊仙道：“我的王大人！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粮食是什么价儿吗？快赶上肉价钱了！要不是我精打细算，你那点俸银撑不到今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明天怎么办，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王杰还不相信，问：“现在的粮价有那么高？”

菊仙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才几天工夫，粮价涨了两倍还多！咱家吃着朝廷的俸禄尚且如此，那些平头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总不能扎着脖子等死吧？你们这些朝廷命官也该管一管了！”

王杰说：“我换身衣服就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家粮店前聚集着买粮食的人，非常拥挤。粮店里，几位店伙计忙着收钱称粮，应接不暇。买粮食的人争着把粮袋、篮子等往他们手里递，嚷成一片：“先给我称！给你银子！先给我称！”

伙计说：“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

王杰穿着一身旧衣服，拿着一个粮袋向人群里挤。一个掌柜模样的人在店伙计耳边耳语了几句，几位伙计马上停止售粮，并把人往外赶，“不卖了！不卖了！各位爷请回吧！对不住了，请回吧！”

有人质问：“为什么不卖了？都挤了半天了！”

伙计说：“对不住对不住！小店今天要盘点！各位爷请回吧！对不住了！”

有人求道：“掌柜的，给我称几斤吧！一家老小都没吃的了！求求你了！”

伙计说：“小的做不了主，对不住，请回吧！”

人们被推出了粮店，王杰也被挤了出来。几位店伙计麻利地上门板，挂出“售罄”的牌子。人们还不愿离开，有人敲门板，有人骂：“真他妈黑了心了！有粮不卖，串通起来抬高价钱！”

王杰问一位买粮的老头儿：“老哥，别的粮店还卖粮食吗？”

老头儿说：“满城的粮店都不开门了！都等着粮价再往上涨呢！他妈的，今年粮食本来就歉收，这些奸商又哄抬粮价，分明是要饿死咱老百姓！”

王杰说：“哦！我再到别处看看！”

老头儿说：“没用，全城我都跑遍了！你就别瞎耽误工夫了！”

王杰没理会，匆匆沿街道走去。老头儿说：“嘿！还不信！碰钉子去吧！”

内室里，和珅把儿子丰绅殷德抱在怀里，儿子手里拿着那个装着夜明珠的盒子。丰绅殷德回头看着和珅问：“阿玛！夜明珠真的能发光吗？”

和珅笑着回答：“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嘛！来，你自己打开吧！哎，慢慢打开……”

丰绅殷德的小手慢慢把盒子打开，那颗夜明珠熠熠闪光。他惊奇地张大了嘴，眼睛发亮，惊呼：“发光了！发光了！它真的发光了！阿玛你看！”和珅笑咪咪地说：“嗯！嗯！阿玛看着呢！”丰绅殷德又转脸对母亲说：“额娘！你来看呀！”

冯月瑶远远地坐在一边，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一脸忧虑地说：“你自己看吧，额娘不想看。阿德，你要记住，夜明珠也好，金银财宝也好，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稍不留神，这些东西还会招来祸患，咱可不要贪恋这些东西，不该要的东西就不要。你可要记住了！”

丰绅殷德眨巴着眼睛，问：“额娘，什么是该要的，什么是不该要的？”

冯月瑶：“问你阿玛吧！”

和珅说：“额娘是教你不要贪财。你让额娘放心，咱不贪财，以后再有不该要的东西，咱说什么也不要了！”

冯月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刘全轻轻敲门，走了进

来。

和珅问：“这么晚了，什么事？”

刘全说：“京津粮行的会长求见！”

和珅说：“去把他回了！我不见！”

刘全说：“老爷！只占您一会儿工夫。”和珅起身走到门边，刘全低声说，“有孝敬！”

和珅会意，说：“嗯！我就来。”他回头对冯月瑶说：“唉，夜里还有公事！谁让我吃着朝廷的俸禄呢！不想见也得去见呀！我去去就来。”

和珅、刘全来到客厅里，京津两地粮店行会的会长唐锦全满脸堆笑地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沓银票对和珅说：“和大人，在下唐锦全，这是我们京津两地粮店行会孝敬你老人家的五万两银票，请笑纳。”和珅坦然接过，看了看，很自然地塞进袖子里，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看来，你这是遇见难题了？”

唐锦全说：“和大人果然明察秋毫。”

和珅说：“说吧，到底是什么事啊？”

唐锦全说：“和大人，唐某冒昧拜见，是想求您老人家出来说话，求您给我们京津两地的粮商一条活路啊！”

和珅不解地问：“粮商的事与我何干？我又不做粮食生意！”

唐锦全连连拱手，说：“和大人虽然不做粮食生意，可这世上没有和大人摆不平的事。我们这事只有和大人您能扭转乾坤！”

和珅说：“这圈子你就甭绕了，直说吧。”

唐锦全说：“大人可曾听闻，近期京津两地粮价飞涨？”

和珅问：“涨到什么程度？”

唐锦全说：“现在是粮食贵过肉了。”

和珅问：“有这事吗？我家的粮食都由刘全经办，市面的事情，我也不清楚。”

唐锦全说：“市面上的情形，糟透了，粮店都关门歇业了！”

和珅一惊，说：“如此严重。”

唐锦全说：“和大人您说严重那还是轻了，其实，各个粮店门口简直就是剑拔弩张，百姓买不到粮食，怨声载道，都骂我们做生意的黑心，殊不知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这心里，有苦难言啊！”

和珅问：“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锦全回答：“京津市面粮食吃紧，根源不在粮商，而在恒氏兄弟！和大人明察，江浙总督恒春兼任漕运总督，运河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可是运往京津的粮船哪个不经过运河？他哥哥恒善是内务府采办，利用职务之便又控制着粮食的采购。这两兄弟如此一联手，其他粮商还怎么做生意！一来购进粮食就很困难，二来漕运恒春又处处刁难。这样京津两地的粮食就都把持在这两兄弟手里了！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京津两地的粮价完全是他们说了算！眼下他们想抬高粮价，就关门歇业，其他粮商也只好跟着关门，可是谁陪得起他们呀！这生意已经没法做了！在下不才，承蒙京津两地粮商抬举，忝为行会会长，只好斗胆请和大人为我等说句公道话了！”

和珅愤怒地一拍桌子，说：“这两兄弟也太嚣张了！粮食事关国计民生，岂能儿戏？天子脚下，他们也敢欺行霸市，真是胆大妄为！这件事我管定了！恒善是我属下，我可当面申斥，令其悔改；恒春虽有权势，我也不怕，我要在皇上面前参他！”

唐锦全起身施礼，说道：“和大人，这京津两地的粮商可都全仗您了！京津百姓的饭碗也靠您了，我这先替大家谢谢您了！”

和珅说：“不必多礼。十日内必有举措，你这就回去等着吧！”说着他端起了茶碗。

刘全马上喊：“送客！”送走了唐锦全，和珅在客厅里踱步。刘全送客回来了。

和珅说：“恒氏兄弟这些年一定吃饱了。”

刘全说：“不是饱，老爷，他们的肚子都快撑破了。”

和珅说：“我要让他们都给我一两一两地吐出来！”

刘全说：“老爷，您早该动动这两个家伙了！”

和珅说：“好！刘全，你明天一早就把吴大人给我请来！”

第二天一早，吴省兰跟着刘全来到和珅的客厅里，和珅请吴省兰一起喝茶。“吴大人，恒春送我夜明珠，究竟是何用意？”和珅问。吴省兰笑而不应，反问和珅：“和大人，您以为呢？”

和珅说：“莫不是想让我把粮价疯涨的事情瞒着皇上、隐而不报？”

吴省兰笑着说：“和大人果然机敏过人，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法眼呀！恒家兄弟早已预料到，肯定会有人把粮价疯涨的事禀报皇上，所以希望到时候您能够替他们遮掩遮掩，好让他们再趁机大捞一把。”

和珅说：“哈，这个不难。我只是不知道恒家兄弟何以闹出这么大动静来，他们在京城、天津到底有几家粮店？”

吴省兰回答：“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京城八家，天津五家。可要命的是，京津的粮食货源几乎全部都被他们把持着，所以才会有如此大手笔呀！”

和珅说：“原来如此呀。”

吴省兰坐着轿子刚一离开和府，和珅匆匆对刘全面授机宜，道：“刘全，你马上去给我开几家粮店。”

刘全说：“粮店又占地，又脏，生意不好干呀！”

和珅说：“我就要做粮食生意！”

刘全担心地问：“店好开，可是眼下粮食很紧，奴才怕弄不到货呀！没有货，咱开店卖什么？”

和珅说：“这才是发财的好机会！要是粮食好弄了，我还赚什么呀！你别操心货源，赶紧找门面，只管把店给我开起来！我要你两天之内在京城开八家粮店，在天津开五家粮店！”

刘全说：“喳！我马上去办！”

养心殿上，王杰神色严峻地向乾隆启奏道：“启禀皇上！近日天津市面粮价疯涨，奸商囤积居奇，京津百姓叫苦连天，民心躁动！宜尽快设法应对，否则会酿成大祸！”

乾隆愕然，说：“竟有这等事！和爱卿，你知道吗？”

站在一边的和珅说：“千真万确！奴才今天原本就是要向圣上启奏此事！”

乾隆大怒，说：“这些奸商实在可恶！民以食为天，他们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囤积居奇，真乃利欲熏心，目无国法，必须严加惩处！你们想出什么对策了吗？”

和珅说：“奴才知道粮食吃紧的情形以后，寝食难安，思前想后，奴才以为，皇上应立即下诏平抑粮价。”

乾隆说：“朕知道急需平抑粮价，关键是如何平抑？”

和珅说：“皇上可责令各粮商必须按官价开仓售粮，若粮店囤积逾六十石却不出售者视为‘囤积居奇’，一律查封充公，然后平价售与百姓。”

乾隆说：“好，军机处即刻拟旨，着和珅、王杰马上去查办！”

和珅、王杰说：“噫！奴才（臣）领旨！”

和珅下朝来到内务府，恒善笑嘻嘻地迎了上来，意味深长地说：“和大人！舍弟的帖子您收到了吧？”

和珅四顾无人，压低声音紧张地说：“亏你还笑得出来！”说完，急趋而走。

恒善脸色一变，忙追：“和大人，和大人，莫非有什么不妥？”

和珅说：“不是不妥，是不妙。”

恒善更急，问：“到底怎么回事？”

和珅说：“事情闹大了！皇上知道你们哄抬粮价的事了！皇上很恼火，发脾气了。”

恒善紧张地问：“那，那怎么办？”

和珅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恒善殷勤地说：“和大人，我请客，咱们到香满楼细说。”

和珅与恒善穿着便装来到香满楼一个小单间里，伙计端上酒菜，点头哈腰地出去了。恒善急不可耐地望着和珅，和珅说：“今儿个上朝的时候，王杰稟奏皇上，京津两地的粮价暴涨，粮商囤积居奇，百姓怨声载道。皇上震怒，立刻就要下旨平抑粮价，严惩囤积居奇者。”

恒善一愣，说：“下官一事不明，怎样才算囤积居奇？”

和珅说：“皇上说了，凡存粮在六十石以上的，都算是囤积居奇。”

恒善说：“如果是囤积居奇，皇上要如何惩治？”

和珅说：“不仅粮食要罚没充公，人也要交刑部严办，最轻也要定罪流放三千里！”

恒善不语了，菜也不吃了，愣在那里。

和珅说：“唉，当时我也没劝住皇上。听说你的几家粮店存货不少，你得早做准备呀！”

恒善着急起来，说：“哎哟！我的粮店囤粮都在百石之上，一时半会儿怎么把这么多粮食转移走？可怎么办呢？”他急得直搓手。

和珅说：“皇上还说要把抓到的大奸商一律充军伊犁，还要挑一两个砍头呢！”

恒善说：“这、这可怎么办呀！和大人，您给我出个主意吧！只要能逃过这一劫，我一定重谢！”

和珅说：“唉！我这不也是一直在替你琢磨着嘛！”恒善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连忙问：“有什么办法吗？和大人？”

和珅说：“嗯，我看只好这么着了，我让我的管家刘全先去找几个铺面，你呢，马上把粮店里的粮食分散到这几家铺面里，这样不就不会超过六十石了吗？”

恒善连连点头，说：“好，好！这么着就能躲过风头了！和